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

作品选讲

(七)

ZUO PIN
XUAN JIANG

北京出版社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

作品选讲

(七)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室编

北京出版社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
作品选讲
(七)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室编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大同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98.000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

书号：10071.646 定价：1.35元

说 明

作品选讲是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开设的一门课程。开设这门课程，意在通过选讲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典范文章，帮助学员丰富知识，扩大眼界，提高阅读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本课程约请作家、文学评论家、语文专家和其他有经验的语文工作者分别撰稿主讲。

为满足学员学习的需要，并供广大文学爱好者和自学者参考，现将作品选讲课的讲稿陆续编辑出版，这是第七辑。至此，本书已全部出齐。

参加作品选讲课设计、组织和本书编辑工作的，先后有姚晶华、唐荔、奚其智、金舒年、刘颖、高岭、王习耕、崔则诚、贾瑞凯、陈寿立等同志。在本课程撰稿、播讲和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担任撰稿、主讲的各位同志以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出版社的同志们的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对我们的工作继续给予支持和帮助。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室

一九八五年一〇月

目 录

- 一 给果戈里的一封信……………别林斯基(1)
俄国解放运动的光辉文献
——读别林斯基《给果戈里的
一封信》……………马兴国(13)
- 二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艾 青(24)
谈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洪子诚(28)
- 三 柳家大院……………老 舍(39)
朴实的叙述 强烈的控诉
——《柳家大院》简析……………王 水(51)
- 四 山那面人家……………周立波(62)
《山那面人家》讲析……………赵祖谟(71)
- 五 花的草原……………玛拉沁夫(82)
玛拉沁夫的《花的草原》……………郭 歌(105)
- 六 群英会蒋干中计……………罗贯中(118)
谈《群英会蒋干中计》……………于天池(124)
- 七 〔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睢景臣(136)
“神奇复化为臭腐”……………
——简析睢景臣的《高祖还乡》
……………唐 荔(141)
- 八 西厢记·长亭送别……………王实甫(150)
《长亭送别》讲析……………李修生(155)

九	红色旅馆·····	巴尔扎克(165)
	读《红色旅馆》·····	黄晋凯(206)
一〇	带阁楼的房子·····	契诃夫(217)
	契诃夫和他的《带阁楼的房子》·····	李晨生(240)
一一	心·····	亨利希·曼(252)
	论亨利希·曼的短篇小说《心》·····	关惠文(268)

附：《作品选讲》总目

一 给果戈理的一封信⁽¹⁾

别林斯基

您认为我底文章是一个愤怒的人写出来的，这只是一部分对：这个形容词，用来表达我在读了您那本书之后所落入的心境，还嫌太软弱、太温和。可是，您断言愤怒是由于您对您才能底崇拜者作了实际不尽是谀美的评语所引起的，这就完全错了。不，这儿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自尊心受到凌辱，还可以忍受，如果问题仅仅在此，我还有默尔而息的雅量；可是真理和人底尊严遭受凌辱，是不能够忍受的；在宗教底荫庇和鞭笞底保护下，把谎言和不义当作真理和美德来宣扬，是不能够缄默的。

是的，我曾经用一个和祖国血肉相连的人用以爱祖国底希望、荣誉、光荣，以及祖国在自觉、发展与进步途中的伟大领袖之一那样的全部热情，来爱过您。您丧失了这种爱底权利之后，至少暂时不再能够保持心平气和，这是有充足理由的。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自信我底爱是对于伟大才能的酬报，而是因为我在这方面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其中一大部分您和我都从来没有见过，反过来，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您。我无法让您稍为理解一下您那本书在一切尊贵的心里所激起的愤怒，一切您底非文学方面的敌人——乞乞科夫们、罗士特来夫们和市长们……以及你所熟知其名

的文学方面的敌人，在它问世时所发出的野蛮欢腾底呼声。您自己可以看到，连显然和您底书气息相投的那些人(2)，也都避之唯恐不及。即便是作为深刻而真诚的信念底结果写出来的罢，它也还是会使读者发生同样的印象。如果大家(除了那少数人，我们必须认清他们，不要因为他们底赞许而高兴)把这当作是一种用宗教方法来实现纯粹世俗目的的巧妙但却太无礼貌的诡计，这只能怪您一个人。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奇怪的，只是您觉得奇怪而已。我认为，这是因为您只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深刻地了解俄国，而您在那本荒唐无稽的书里，却力不从心地想扮演思想家底角色的原故。这并不是因为您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因为您这许多年来一直习惯于从您底美丽的远方(3)眺望俄国：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从远方像自己所设想那样地看事物更容易的了；因为在这美丽的远方，您过着一种完全与它隔绝的生活，您活在自身里面，或者在心境和您相同而又无力抗拒您底影响的单调的小圈子里。所以，您没有认识到，不是在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虔信主义里面，而是在文明、开化和人道底进步里面，俄国才能够得救。俄国所需要的不是教诲(她听得够多了!)，不是祈祷(她背诵得够多了!)，而是在人民中间唤醒几世纪来埋在污泥和尘芥里面的人类尊严，争取不依从教会学说、但却依从常识及正义的权利与法则，并尽可能严格地促其实现。与此相反，她目前却呈现出一个国家底可怕的景象，人贩卖着人，甚至连美国农场主说得如此净净有词的所谓黑人不是人的辩解也没有；在这儿，人们不是用名字，而是用混名称呼自己，例如：万卡、瓦斯卡、斯焦施卡、帕拉施卡；最后，在这儿，不仅个

性、荣誉和财产没有保障，甚至连治安秩序也没有，有的只是各种官贼官盗底强大的帮口！今天俄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民族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取消体刑，尽可能严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则付诸实施。关于这一点，政府自己也感觉到了（它知道得很清楚，地主怎样对待农民，后者每年把前者杀死多少），那些嘉惠白皮肤黑人的胆怯而无效的弥缝之策以及用三梢鞭代替单梢鞭的滑稽的措施，就是证明。

这便是俄国在冷漠的昏梦中慌张地关注着的一些问题。这之际，一位伟大的作家，曾经藉优美绝伦、无限真诚的作品，如此强有力地促进俄国底自觉，使她能够像在镜子里一样地看到自己，——这位作家，现在却出版了这样的一本书，凭着基督和教会之名，教导野蛮的地主榨取农民更多的血汗，更厉害地辱骂他们……这难道不会叫我愤怒吗？……即便您想谋杀我，我也不会比读了这些可耻的文字更恨您些……这之后，您还想叫人相信您那本书底真诚的意图！不，如果您果真充满着基督底真理，而不是魔鬼底教义，那么，在您这本新著里，就不会写出这样的话来。您就会告诉地主，农民是他底基督兄弟，弟弟不可能是哥哥底奴隶，所以他应该给他们自由，或至少让他们可以尽可能享用劳动底果实，在良心深处感到过去对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是错误的。

还有那一句话：“哎，你这张没有洗干净的猪脸！”您这是从哪一个罗士特来夫、哪一个梭巴开维支那儿听来的，拿来向世人传布，当作开导农民、有益于农民的一大发现？其实，农民不洗脸，就是因为听信了主人底话，不把自己当人。还有您关于俄国本国审判和惩罚制度的见解，您认为，典范就包含在那句愚蠢的俗谚里：无辜和有罪都须挨板子。

的确，我们底情形往往便是这样，虽然更常见的是只有无辜者挨打，除非他能设法给自己赎罪，那时又有另外一句俗谚：无辜受过！而这样的一本书，竟会是艰苦的内心过程、崇高的精神启示底结果！这是不可能的！要就是您病了——您应该赶快去医治，否则就是……我真怕把我底思想形诸笔墨！……

答楚底说教者，无知底使徒，愚昧和极端反动底拥护者，鞑靼气质底颂赞者——您在干什么？看看自己底脚下罢，——您正站在无底深渊底边上……用正教教会给这些教义作护符，我还可以理解：它永远是笞刑底支柱和专制主义底帮凶，可是您为什么把基督拉扯在一起？您在他和任何教会、特别是正教教会之间，找到了什么共通之点呢？他首先把自由、平等和博爱底教义传布给人们，用殉教精神发扬了、巩固了这教义底真实性。这教义，只有当它还没有在教会中被组织起来并采用正教底原则作为基础的时候，才曾经是人类底救星。教会则是一种僧侣政体，从而是不平等底拥护者、权力底谄媚者、人与人之间博爱底死敌和迫害者，——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是，基督教言底意义已经被上世纪的哲学运动所昭示了。这说明了为什么像伏尔泰这样的一个人，以嘲笑为武器，在欧洲扑灭了宗教狂和无知底烈火，反而比一切您那些牧师、僧正、大主教、总主教更是基督之子，更是他底骨之骨、肉之肉！难道您连这一点都不知道！这现在对于任何一个中学生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因此，难道是您，《巡按》和《死魂灵》底作者，把丑恶的俄国牧师看得比天主教牧师无可比拟地更高，真诚地、从心底里向他高唱赞美诗吗？就算您不知道后者曾经略有所为，而前者

除了充当世俗权力底仆役和奴隶之外简直一无所为；可是难道您真不知道我们底牧师是被俄国社会和俄国人民所共弃的吗？俄国人民讲的是哪些人底淫秽故事？所讲的就是那些牧师太太、牧师女儿和牧师底长工。俄国人民把哪些人称为贱种、大肚子的种马？牧师们……牧师在俄国，对于一切俄国人不就是饕餮、贪婪、下贱和无耻底化身吗？您好象这一切都不知道似的？真奇怪！照您说，俄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虔信宗教的：这是撒谎！宗教性底基础是虔诚、崇敬、对上帝的恐惧。俄国人却一边搔痒，一边叫唤上帝底名字。他是这样讲到圣像的：合用，拿来祈祷；不合用，拿来盖瓦罐。

再仔细看看，您就会发现在本性上，这原是一个极端无神论的民族。在它里面，还有许多迷信，可是宗教性底痕迹却一点也没有。迷信将随文化进步而消失，宗教性却常常与之共存，法国是一个显明的例子，直到今天，在开明和有教养的人中间，还有着许多真诚的天主教徒，许多叛离基督教的人还固执地拥护着某种上帝。俄国民族就不同了；神秘的亢奋不是它底天性；对于这一点，它有着太多的常识，清醒与肯定的理智，也许，它将来历史命运底远大便基因于此。在俄国，宗教性甚至在牧师阶层中间也没有生根，因为只有几个个别的例外人物以冷淡禁欲主义的观照见称，是不能说明什么的。我们大多数的牧师，却总是以大肚子、繁琐的衍学和野蛮的无知见称的。以宗教的偏狭与热狂责备他们，未免失之武断；宁可还是称赞他们显著的对信仰的漠不关心。在我们这儿，宗教性仅见之于分离教派⁽⁴⁾，他们在精神上和人民大众背道而驰，在人数上说来，又是如此微不足道。

我不打算赘述您那关于俄国人民和统治者间的亲密关系

的颂赞。直截了当地说：这种颂赞没有引起任何人底同情，反而在那些别方面倾向和您很接近的人底眼中把您底身份降低了。至于我个人，我听凭您底良心去决定是否要出神地欣赏专制政治底神圣之美（这是安适而又有利的），可是您得继续审慎地从您那美丽的远方去欣赏它：逼近点看，可就不这样美，不这样安全了……我只想指出一点：一个欧洲人，特别是一个天主教徒，当他被宗教精神所占有的时候，他就变成了邪恶权力底检举人，正像揭发地上强者底横霸不法的希伯莱先知一样。我们底情形恰巧相反：一个人（甚至一个正派人）只要一染上精神病医师叫做religiosa mania⁽⁵⁾的那种疾病，他立刻会对地上的上帝比对天上的神祇烧更多的香，甚至做得这样过分，让地上的上帝会欣然愿意酬谢他底犬马之劳，要不是他看到这样会在社会人士底眼中失坠自己底威名的话……我们俄国人是怎样的畜生呵！……

我又记得，您在您那本书里当作一个伟大而无可争辩的真理力说着，识字对于普通老百姓不仅无用，并且绝对地有害。关于这一点，我能对您说什么呢？愿您底拜占庭上帝饶恕这拜占庭思想罢，如果当形诸笔墨的时候，您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可是，也许您会说：“就算我错了，我底一切思想都是虚谎，可是为什么要剥夺我犯错误的权利，不相信我犯错误是出于真诚的呢？”那么我回答您：那是因为这种倾向在俄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奇闻了。甚至不久之前，已经被布拉巧克⁽⁶⁾及其一帮人发挥无遗。当然，在您底书里，比在他们那些作品里，包含着更多的智慧，甚至更多的才能（虽然这二者也并不多），可是，他们却更有力地、更贯彻地发展了为你们所共有的教义，勇敢地达到它底终极结论，把

一切献与拜占庭上帝，一点也不留给撒旦，而您却想同时对两个都烧香，于是陷入了矛盾，例如您宣扬着普希金、文学、戏剧，而这一切，按照您底意见，只要您还有首尾贯彻的那份正直的话，是决不可能拯救灵魂，却只能使之毁灭的……说果戈理和布拉巧克毫无二致，谁底脑袋里能够容纳这种意见呢？您在俄国公众底舆论中把自己抬得过高，以致使他们不能够相信您这些信念出于至诚。对于傻子是很自然的事，对于天才却不一定也是如此。有些人曾经想⁽⁷⁾，您那本书是神经错乱到近乎疯狂的结果。可是，他们不久就放弃了这种结论，——显然，写成这本书不是一天、一星期、一月之功，也许却是在一年、两年或三年里写成的；这之间有着前后呼应的联系，在随意的抒写中可以看出深思熟虑，对最高权力的歌颂圆满地解决了虔诚的作者底地上的境遇。这便是为什么在彼得堡传布着这样的流言，说您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当皇太孙底太傅。这之前，您给乌瓦洛夫⁽⁸⁾的一封信在彼得堡早已被大家所周知，您在信中悲叹地说，您那些有关俄国的著作受到曲解，接着对自己以前的作品表示不满，声言只有当沙皇满意时，您才会满意。现在您自己来判断好了，您那本书使您在读者底眼中，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作为一个人，降低了身价，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据我所知，您不十分懂得俄国公众。他们底性格是被俄国社会底情势所决定的；在这社会中，新生的力量沸腾着，要冲出来，但被沉重的压迫紧压着，找不到出路，结果只引起了阴郁、苦闷、冷淡。只有在文学里面，不顾鞑靼式的审查制度，还显示出生命和进步的运动。这便是为什么作家底称号在我们这儿受人尊敬，为什么即使是莛才小慧的人，在

我们这儿也很容易获得文学上的成功的原故。诗人底头衔，文学家底称号，在我们这儿早已使灿烂的肩章和多彩的制服黯然失色了。这便是为什么特别在我们这儿，每一个拥有所谓自由倾向的人，纵然才能如何贫弱，都受到普遍的注意，为什么诚意或非诚意地献身于正教、专制政治、国粹主义的伟大才能，声名迅速地在衰落的原故。一个显明的例子是普希金，他只写了两三首忠君的诗，穿上了宫廷侍从底制服，立刻就失去了人民底爱宠！如果您真的以为您那本书之所以失败，不是由于恶劣倾向，而是由于您对大家说了苛刻的真理，那真是大错而特错。就算对于同人能够这样设想，可是怎么能够把读者也归于这一类里呢？难道你在《巡按》和《死魂灵》里，对读者反而更不苛刻些，更少带有一些真理和才能，述说了更不辛辣些的真理吗？守旧派实在把您恨得要发疯，可是《巡按》和《死魂灵》没有因此而失败，而您最近的这本书，却羞辱得使您无地自容。在这儿，读者是对的：他们把俄国作家看成自己唯一的领袖，摆脱俄国专制政治、正教、国粹主义的保卫者和救星，因此，随时都可以宽恕作家写一本坏书，却决不能宽恕他写一本有毒素的书。这证明在我们底社会里，存在着一种多么新鲜、健康的感觉，纵然它还在萌芽状态中；同时也证明，这社会是有远大的前途的。如果您爱俄国，您就应该跟我一同庆幸您那本书底失败！……

我并非不略带自满地告诉您，我觉得我是稍为懂得一些俄国公众的。您那本书使我惊恐的是，它可能会对政府、对审查制度发生不良的影响，却决不会对读者发生什么影响。当彼得堡方面盛传政府想大量印行您底书，以极低的价格出

售的时候，朋友们都垂头丧气了；可是我那时就对他们说，不管怎么样，这本书决不会成功，不久就将被人忘却。实际上，它现在被大家记得，是因为那些论到它的文章，却不是因为它本身。是的，在俄国人，真理底本能是深刻的，虽然还没有发展。

您底改宗可能是真诚的，可是您要把这改宗昭告公众，这想法却是愚不可及的。即使对于我们底社会，天真虔敬底时代，也早已过去了。大家已经懂得，到处都可以祈祷，只有那些心中从来没有基督或者已经丧失了基督的人，才会到耶路撒冷去寻找他。凡是能够以别人底痛苦为痛苦，看到别人受压迫也感到切身之痛的人，心中就有着基督，用不着再徒步到耶路撒冷去。您所宣扬的谦恭，第一，并不新鲜，其次，一方面带着异常的骄傲底味道，另一方面又显得是人格底最可耻的屈辱。要达到抽象的完美，在谦恭方面高出于任何人之上，这种想法也许是骄傲或者低能底结果，不管在哪一种场合，不可避免地都将导致伪善、伪君子作风、中国人风度。加之，您在那本书里卑劣而冷嘲地不但谈论到别人（这不过是粗野而已），并且还谈论到自己——这简直是丑恶；因为如果一个人打邻人底嘴巴会引起愤怒的话，那么，打自己底嘴巴就会引起蔑视。不，您只是被蒙蔽了，而不是受到启示；无论是我们现代基督教底精神和形式，您都没有懂得。从您底书里散播出来的不是基督教义底真理，而是对于死亡、魔鬼和地狱的病痛的恐怖！

并且，这算是什么语言，什么句子？——“今日众皆变为尘芥与襤褸”，——难道您认为用众皆代替每一个人，就是用圣经体说话了吗？当一个人整个儿投身于虚谎的时候，智

慧和才能就会叛离他，这是一个多么颠扑不灭的真理呵。假使这本书不署上您底名字，删掉您把自己当作一位作家来谈论的那些段落，谁能够想到这些浮夸而污秽的单字和句子底叫嚣，是出于《巡按》和《死魂灵》底作者之手呢？

至于我个人，我要对您重复说一遍：您认为，我底文章是您把我当成您底批评家之一而加以评论后所引起的愤怒底表示，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只有这一点叫我生气，那么我会只对这一点表示愤怒，而对一切其余的都会不偏不倚地作持平之论。可是，这却是真的：您对于您底崇拜者们的批评，是双重地不好的。我懂得，有时候也必须给蠢物碰一下钉子，这蠢物对我的赞美和欢呼只会使我变成可笑，可是这很不容易做到，因为即使是虚假的爱情，以怨报德在人道上总是煞费踌躇的。可是您所讲到的人，如果不是才智颖异，总也不是什么蠢物。这些人激赏您底作品，也许惊叹会远多于实际的剖析；可是无论如何，他们对您的热诚是从这样纯洁而高贵的动机出发，您决不该把他们出卖给你们共同的敌人，并且责备他们故意曲解您底作品。当然，您这样做，是由于被那本书里的主要思想所驱使，以及轻率的缘故，可是伐捷姆斯基，这位贵族社会里的公爵和文坛上的奴才，却发扬了您底思想，对您底崇拜者们（因而特别是对我）撰文作了私人攻讦⁽⁹⁾。他这样做，大概是因为感谢您把他、一个劣等诗人，捧成了伟大的诗人，我记得好像是为了他底一首“萎靡的、在地面上拖着”的诗⁽¹⁰⁾。这一切都不太好。您是否只等时机到来，会对您才能底崇拜者们给以公正的评价（在以骄傲的谦恭态度给了敌人以公正的评价之后），这我不知道；我不能，同时得承认，也不想知道。放在我面前的是您底书，

却不是您底企图：我把它读了再读，读了百来遍，除开里面原有的东西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什么，而里面原有的东西，却深深地激怒了、凌辱了我底灵魂。

如果让我尽情地发抒我底情感，这封信一定会写成厚厚的一本书。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就这个题目写信给您，虽然我心里非常渴望这样做，并且您也曾书面地宣称⁽¹¹⁾，每一个人都^{都有权不拘形迹地写信给您，只要以真理为重。}住在俄国的时候，我不能够这样做，因为当地的“施彼金⁽¹²⁾们”拆看别人底信件，不单是为了自己开心，并且也为了尽职，为了告密。今年夏天发作的肺病把我赶到了外国，《同时代人》把您底信给我转到扎尔茨堡来。我今天就将和安宁柯夫⁽¹³⁾一起离开这儿，取道曼因河畔法兰克福到巴黎去⁽¹⁴⁾。出乎意外地接到您底来信，使我有可能是我心中一切由于您那本书而郁积起来的反对您的话披沥出来。我不会吞吞吐吐，闪烁其词；我不是这样一种天性。让您或者时间本身来证明我关于您所作的结论是错误的罢。我将首先对此表示欣慰，可是我决不后悔我对您说过的话。这不是有关我或您底人格的问题，而是不仅比我、甚至比您也高得多的问题：这是关于真理，关于俄国社会，关于俄国的问题。

这是我最后的结论：如果您不幸以骄傲的谦恭态度否认了您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那么，您现在就该以真诚的谦恭态度来否认最近的这本书，用令人想起您先前的功绩的新作，补赎将该书付梓问世的重大的罪过。

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五日，于扎尔茨堡